

从《我的奋斗》看“希特勒思想”

贫道

要研究“希特勒思想”，当然必须从《我的奋斗》开始。但是这部书在二战以后被封禁和大肆删改。对“封禁”一举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删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欺骗公众。最近，贫道发现了一个当年德国政府发表的英文版，全长超过八百页，内容比别的版本都丰富得多。可以相信它就是完整的了。

分析《我的奋斗》绝不是研究回字的四种写法，反而正是因为这对认识现实世界大有作用。详细点说：《我的奋斗》揭露了世界上所有动乱的根源！希特勒在历史上起到的重大作用，绝不是“主流”宣传工具大肆歪曲的那样。

《我的奋斗》，尤其是上卷，是由希特勒在监狱里口述，由鲁道夫赫斯记录，很没有条理。下面，贫道会按照自己设计的，本来在原文里不存在的体系来引用原文，再加上评点。这些引用也就成为对“希特勒思想”的高度概括。

还有，需要联系上《锡安长老会纪要》。《纪要》是人类里最邪恶的阴谋集团的行动纲领。如果“伟大作品”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不只正面，也包括负面和邪恶的，那么《纪要》绝对算是最前列的。《我的奋斗》在犹太人问题上说到的，都可以看做是对《纪要》的认识。《我的奋斗》里也明确地提到了《纪要》。

（下面，对《我的奋斗》的引用用仿宋显示。对《纪要》的引用用楷体显示。）

这些人的整个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永久的谎言之上的，这一点可以从《锡安长老会纪要》找到。犹太人对此予以了强烈谴责。《法兰克福报》一边抱怨，一边一再重复说，这些都是伪造的。仅此一项即可证明其真实性。

许多犹太人无意识地希望做的事情在这里已经明确阐述了。没有必要问这些启示是从哪个犹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但至关重要的是，它们以几乎令人恐惧的精确性揭示了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犹太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一 国家和种族

阅读下面的时候，可以联系上当今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移民造成的可怕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国家安全问题。

大自然的铁律——迫使各种物种在生存时保持它们自身的生命形式。

大自然极力憎恶不正当的性交，最明显地事实证明杂交种要么不育，要么其后代的繁殖力有限。

在大多数情况下，杂交种及其后代都缺乏抗病能力，或者抵御攻击的自然手段。

在最原始的生物中，自我保护的本能并不超出照顾个人的自我。我们称这种激情为自我中心，这种激情如此盛行，甚至包括时间因素，意思是说，当前的时刻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留给未来。动物只为自己而活，只在饥饿时寻找食物，只在为保全自己的生命。

只要自我保护的本能仅仅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就没有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础，甚至不是最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家庭。

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共同体，超越了单纯的交配需要自我保护本能的延伸，因为为了生存而战斗，一个人的自我也必须延伸到伴侣。

一旦这种精神超越了家庭的狭隘界限，我们就有了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社区，甚至最终形成一个国家。

最低等的物种只在很小的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品质，因此通常他们不会超越家庭的基础。

随着人们越来越愿意将个人的切身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组织更广泛的社区的能力得到发展。组织活动的本质在于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观点和利益，并将其服务于人类群体。通过为公共福利服务，他得到了回报；例如，他不工作直接为自己而活，但使他的生产性工作成为他所在团体活动的一部分。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生产活动不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每当人类活动完全是为了自我保护的本能时，不论一般福祉，都将其称为偷窃、高利贷、抢劫、入室盗窃等。这种心理态度迫使个人利益退居次要地位，而有利于共同福祉，是任何真正人类文明的首要前提。

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人类的伟大成就才得以诞生，而最初的成就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但却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他们的后代。正是这种精神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忍受着艰苦而诚实的生活，他们的辛劳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回报，除了贫穷和微薄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有助于巩固基础，社群存在。

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发明家、每一个政府官员等等，只要他们工作而不为自己实现财富或繁荣，就是这种崇高理想的代表，尽管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深刻意义。

为了社会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是牺牲的理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护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确保它不会被人类或自然所破坏。

在德语中，我们有一个词，它完美地表达了所有工作。这是Pflichterfüllung（履行职责），这意味着为公共利益服务，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源于此。

一旦自私自利的精神开始在一个民族中盛行，那么社会秩序的纽带破裂，

上面的，应该不算难理解吧？

下面讲述国家的意义。

原始的种族元素是对人类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民族统一性是国家的基础。

国家是由具有相似的物质和精神性质的生物组成的共同体。国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也唯有在此。

原则上，国家仅被视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种族特征。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承认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平等，而是承认他们是不同的。国家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和目的是维护和促进一个身体健全的人类社会以及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是，它必须维护种族的存

在，从而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为了这个种族中所有潜在力量的自由发展。

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不是保全一个国家或政府，而是保全一个种族。

我们要争取的，是我们民族生存和繁衍的必要保障，人民，我们孩子的生存，以及我们种族血统的纯洁，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完成造物主所赋予的使命。

保护自己物种的本能是导致人类社会的形成。因此，国家是一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当代所谓的“政治家”愿意相信国家可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事实是它始终源于那些品质的发挥，这些品质是维护该物种。

把人民变成杂种或允许人民变成杂种的国家，都是罪孽违背永恒天意，从而被更强大的对手推翻。这不能被视为一种错误，相反，它是一种正义的恢复。

如果一个民族拒绝捍卫和维护自然赋予它的品质，那么这样的民族就没有权利抱怨失去它在地球上的存在。

下面讲述人民对国家的作用。

物种的保护总是以个体为前提准备牺牲自己。牺牲个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以确保种族的保存。对于生活在自己领土上的人们来说，这将导致英雄美德的发展；对于寄生的民族来说，它会发展成为虚伪和背信弃义的残忍，

在一个人口结构不均一的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武力统治。如果统治者表现出国家软弱，其结果不会导致国家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唤醒不同种族群体的个人主义本能。这些沉睡的分离主义本能中存在的危险，可以或多或少地只有通过数百年的共同教育、共同传统和共同利益才会变得无害。这些国家越年轻，它们的生存就越依赖于政府的能力和力量。

中央政府。如果它们的基础仅仅归功于一个强大的人物或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是天才，在很多情况下，创始人消失后，这些公司就会解散；因为，尽管伟大，他孤身一人，但即使过了几个世纪，这些分离主义本能所固有的危险性我说到，并不总是能够完全克服。它们可能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当中央政府表现出软弱时，它们可能会突然醒来。共同教育的力量和共同传统的尊严无法抵御分裂民族的活力。

能把国家简单，低级，惟利是图地看作是经济体吗？不！

经济活动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许多辅助手段之一目标。但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起源或目的，除非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虚假和非自然的基础之上的。

为建立和维护一个国家而采用的品质，相应地与贸易和工业几乎没有关系，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内在实力很少与所谓的经济扩张相一致。相反，有许多例子表明，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意味着一个国家即将衰落。

普鲁士的历史特别清楚和明确地表明，这是道德的结果，一个国家能否成立取决于人民的美德，而不是经济状况。只有在保护这些美德，经济活动才能发展，经济活动才能继续繁荣昌盛，直到政治创造能力衰退为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也会崩溃，这种现象现在正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每当德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强大时，经济形势也会改善，但每当经济利益单独占据了人们生活的首要位置时人民，将理想置于次要地位，国家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创造和创造事物所必需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维护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些特质与经济毫无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简单的公式来证明：人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换句话说，他会为理想而死。

英国人拥有的非凡的公众心理学天赋，在以下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们在世界大战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我们为面包而战；但英国人宣称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战，甚至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但是为了小国的自由。

一旦人们被要求为纯粹的物质原因而斗争，他会尽量避免死亡，因为死亡和享受胜利的果实是非常不相容的概念。

“民族化”的问题首先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为个人的教育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当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在一个人的心灵中灌输了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尤其是政治伟大——只有到那时，他才有可能为自己是该国公民而感到自豪。

还是那句话：应该不算难理解吧？

旧帝国忽视了维护我们民族生活的种族基础的问题，废除了人民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唯一权利。

只要人类存在，血液就会持续存在。

战前时期出现的所有衰落症状都可以追溯到种族问题。

无论我们是在处理一般法律问题，还是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错误问题，指向文化衰落或政治退化的现象，无论是教育制度的缺陷或媒体对成年人口的不良影响在所有情况下，这些现象都是由于缺乏对种族利益的考虑而造成的。

从历史上看。

德意志帝国只包含同一个种族或民族血统的成员，少数外国少数民族除外。奥地利的情况则截然相反。除匈牙利外，没有一个省份拥有过去伟大的政治传统，或者即使有，也被抹杀或掩盖了。

而且，这是民族主义原则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唤醒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各个国家的民族本能。

这些刚刚觉醒的民族力量的行动很难控制，因为毗邻在二元君主制的边界上，新的民族国家正在兴起，其人民属于与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民族具有相同或亲属的种族血统。这些新国家能够发挥比德国更强大的吸引力。

即使是维也纳也无法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当布达佩斯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时，竞争对手已经长大，其使命不是帮助将各个不同的部分团结在一起帝国，而是要加强其中的一部分。

布拉格很快效仿了布达佩斯，后来又有伦贝格、莱巴赫等等。事实上，这些地方以前是省会城市，现在变成了国家首都，并为文化生活提供中心，而文化生活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独立。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必然会成为比共同的帝国利益更强大。

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奥地利的厄运就已注定。

在俾斯麦时代，奥地利仍然可以被视为德国的一个国家，但逐渐普选权的引入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议会巴别塔，德语声音几乎听不见。

从种族政策的角度来看，与奥地利的联盟简直是灾难性的。一个新的斯拉夫大国被允许在接近德意志帝国边境的地方发展壮大。

他们（德国）出于善意行事，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建立三国同盟，他们为德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帮助加强帝国并巩固其防御。

然而，他们持有这样的想法，却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无知，因为他们不但不能帮助德意志帝国，他们实际上把它拴在一个垂死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可能会把它的同伙拖入坟墓本身。

最重要的是，通过支持这一联盟，他们越来越成为哈布斯堡王朝解散政策的牺牲品。因为这一联盟让哈布斯堡王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因此他们能够从而更加轻松、风险更小地实施逐步消除国内政策的德国元素。

事实上，正是永恒正义和无情惩罚的女神之手导致了奥地利德意志主义的最大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爵，死在他亲自参与铸造的子弹。他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这项工作始于执政时期把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

哈布斯堡王朝的虚伪，表面上试图让人们相信奥地利仍然是德国的，增加了对皇室的仇恨情绪，同时时间激起了反叛和蔑视的精神。

1914 年战争的爆发直接原因是奥地利，这对德国来说是幸运的，因为这样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参与。如果情况逆转，德国将会依靠自己的力量。

二，犹太人的危害性

这是《我的奋斗》里绝对的重点，是它被全力抹杀和歪曲的根本原因。

（为了免得枝节问题给读者的思想增加负担，对下面这些概念不做区别：“犹太人”，“犹太民族”，“共济会”，“光明会”，“Deep State”。）

首先，根据国家和种族的意义，那么，犹太人有什么根本习性？

对于犹太人来说，自我牺牲精神并不超出简单的本能个别保存。

对他们来说，他们表面上表现出的种族团结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群居本能，类似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本能。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本能将个体聚集在一起，相互保护，只要存在共同的危险，使得相互援助是权宜之计或不可避免的。一群狼联合起来，共同攻击受害者。一旦饥饿感得到满足，它们就会分解成单个的狼。马也是如此，它们团结起来抵御任何侵略者，但分开在危险已经过去的那一刻。

犹太人也一样，他们的牺牲精神只是表面的。只有当共同的危险威胁到他们或共同的猎物吸引他们时，犹太人才会一致行动。当这两种动机不再存在时，

最残酷的自私自利就会出现，而这些人原本团结一致的动物，将变成一群互相争斗的老鼠。

从实践上，犹太人是怎麼做的？

犹太人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依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活，导致了叔本华曾经描述过的一种特殊性格的形成，他说犹太人是“谎言大师”。

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迫使他们系统地使用谎言，就像这是很自然的。

他只有在成功说服其他国家和国家相信犹太人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代表，因此构成了一个“宗教团体”尽管这是一个特殊的性质。但事实上，这是他的第一个大谎言。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特定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以便他能够继续作为存在各国之间的寄生虫。

犹太人的智力越高，他欺骗别人的成功率就越高。他的在这方面的成功甚至可能使那些接待他的人相信他们当中的犹太人是真正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恰巧属于一个与主流宗教不同的宗教派别。

基督教的创始人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评价；当他发现必要时，他把人类的敌人赶出了神的圣殿，因为那时，他们总是利用宗教作为促进商业利益的手段。

当时基督因他对犹太人的态度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参与政党政治，选举时他们自甘堕落去乞讨争取犹太人的选票。他们甚至与无神论的犹太政党进行政治阴谋，损害他们的利益自己的基督教国家。

一场名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其目的是维护犹太教的民族特性，在维也纳有很强的代表性。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一群犹太人支持这一运动，而大多数人不赞成，甚至否定，但对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表明，由于被称为“自由派”的那部分犹太人并没有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好像他们不是自己种族的成员，而是公开宣称信仰的犹太兄弟。尽管这种方式不切实际，甚至是危险的，但他们的内部团结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裂痕。

那么就必须承认感染了各国的这种邪恶的最初作者是魔鬼的化身，因为只有一个怪物的大脑，而不是人类的大脑，能够策划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的活动最终必须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让这个世界变成一片沙漠荒芜。

犹太国家从未在空间上被划定过。它遍布世界各地，没有任何边界，并且始终由一个种族的成员组成。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在国中建立国家。最巧妙的伎俩之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计划就是让犹太国家之船在宗教旗帜下航行。

犹太人的野心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正如其他民族不会自愿抑制增加数量或力量的本能，除非受到外界强迫环境或衰老，所以犹太人永远不会自愿地压抑他永恒的冲动和放弃争取世界独裁的斗争。

只有外部力量才能阻止他，否则他统治世界的本能将和他的种族一起消亡。

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衰老而变得无能或灭亡，那是因为他们未能保存自己的种族纯洁性。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血统的纯正。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就是要摧毁所有非犹太民族国家。

这是一场瘟疫，一场道德瘟疫，正在感染公众。更糟糕的是比很久以前的黑死病还要严重。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否定了自然的贵族原则，因此它否定了个人的价值，人的个性，这样一来，人类就失去了生存和文明的基础。

如果马克思主义学说被接受为宇宙生命的基础，那么它将导致人类思想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秩序都消失了，因此采取了这种一项法律将引发我们所知最伟大有机体结构的混乱，其结果是这颗地球上的居民最终将会消失。

如果犹太人凭借马克思主义信条战胜了世界各国人民，他的王冠将成为人类的葬礼和花圈

对照着，看《纪要》里介绍的犹太人的根本目的。

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是人群中最早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自那时起，这些口号就被那些来自各方的、愚蠢的鹦鹉学舌之人所重复。他们被这些鱼饵引诱，然后将世上真正的福利——个体自由放弃。而在此之前，个体自由是如此得到坚决捍卫，抵御了暴民的施压。那些非犹太民族中自称智者的人、知识分子们，不能理解这些词汇的抽象意义。他们不懂得：事实上，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平等，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大自然本身就造就了头脑、性格的差异以及能力的不平等。也同样无声地，创造了对于自然法则的遵从。

我们在所有教义、主义中都有代理人，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等。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扰乱人们的思想，制造混乱让所有的政府都倍受折磨，只有他们将权力交给我们的国际政府我们才给他们和平。

在一个具有糟糕的统治机构、毫无人性的法律以及在滥用权利中丧失了人性的统治者的政权里，我发现了新的正义——即通过强势的权力去摧毁所有现

存势力与秩序、重建所有制度。通过使那些自由主义者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方式，成为那些曾经将权力施加于我们的统治者的主人。在各种摇摇欲坠的势力面前，我们的力量将会越来越战无不胜，因为它是隐而不见的，直到它的力量累积得足够强大，以至于任何狡诈与阴谋都不能将其摧毁。

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犯下的暂时恶行终将产生一个不可摧毁的好政权。它将恢复曾被自由主义化为乌有的国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结果将证明手段的有效。我们在计划实施中不必拘泥于原则与道德，而是利用必需和有用的原则与道德。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绝不可背离的伟大计划。我们绝对不能冒任何风险，使数个世纪来殚精竭虑的计划付之东流。

稍微介绍一下犹太人的骗术。

而犹太人则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固定观念。我和他们辩论得越多，就越熟悉他们的辩论策略。一开始他们指望对手愚蠢，但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找不到出路，他们就要了装傻的伎俩。

如果他们失败了，尽管他们运用了逻辑技巧，但他们表现得好像无法理解反对意见，感觉自己被逼到了墙角，匆忙把讨论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他们说出了陈词滥调；如果你接受了这些，就认为这种接受适用于与原主题有本质区别的其他问题和事项。如果你在这点上逼他们，他们就会再次逃跑，你无法强迫他们做出任何精确的陈述。每当有人试图抓住这些使徒中的任何一个时，他的手就只能抓住黏糊糊的果冻从指间滑落但片刻之后又凝固了。

如果你的论据如此有力，以至于你的对手因为这些理由而被迫屈服如果你听完后觉得你终于取得了进展，那么接下来的惊喜就在等着你。第二天犹太人完全忘记了前一天发生的事，一旦再次重复他以前的荒唐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你愤慨地提醒他昨天的失败，他会假装惊讶，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前一天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陈述是正确的。

犹太人太聪明了，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的整个媒体同时受到攻击。

而马克思主义报纸，在最卑鄙的以最可能的方式，辱骂一切神圣的东西，愤怒地攻击国家和政府，煽动社会上某些阶级互相反对的资产阶级民主报纸，

犹太人的手，成功地伪装成客观性的典范。他们刻意避免使用粗鲁的语言，因为他们深知，笨蛋只能通过外表，永远无法洞察事物的真正深度和意义。

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的失败。

威廉二世皇帝是第一位向马克思主义者伸出友谊之手的德国皇帝领导者，没有怀疑他们是毫无荣誉感的恶棍。当他们其中一人握住皇帝的手时，另一人已经开始摸索匕首了。

如果我们回顾导致德国人民垮台的所有原因，我们会发现最深刻的决定性原因在于缺乏对种族问题的洞察力和尤其是未能认识到犹太人的威胁。本来很容易忍受1918年8月战场上遭受的失败。与军队相比，这些失败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的垮台不是这些失败的结果；我们被那股力量推翻了，通过几十年的系统运作来摧毁。

如果一个人系统地研究一下旧帝国的发展路线，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经过仔细的政治分析，看到内部堕落的过程已经开始，甚至当时，统一德国刚刚建立，德意志民族正处于繁荣昌盛时期。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尽管经济发展。在国会选举中，马克思主义者选票的增加表明内部崩溃和政治崩溃正在迅速逼近。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胜利都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他们不能阻止数量增长的是马克思主义选票数量的不断增长，即使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但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感染了衰变。尽管完全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从内部感染了致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有时公开抵制，这可以归因于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而不是任何原则上的对手之间的反对，决心战斗到底。

在这几年里，只有一个主角在坚持不懈地战斗。这就是犹太人。随着民族自保意志的减弱，大卫之星稳步上升。

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威胁着我们的人民。即使在国家命运悬而未决的那些日子里，内部敌人不被承认，因此，一切抵抗外部敌人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从历史的高度，看犹太人实施阴谋的全过程！

为了正确认识犹太人，必须研究他所走过的道路：

(a) 一旦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建立起来，犹太人就突然“出现在那里”。

(b) 他开始缓慢但稳步地参与周围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生产者的身份，不过，只是作为中间人而已。

犹太人开始借钱，而且照例是高利贷。他第一个引入了支付借款利息的规定。这项创新所涉及的危险最初并没有被认识到；事实上，这项创新欢迎，因为它提供了暂时的好处。

(c) 在这个阶段，犹太人已经牢固地定居下来；也就是说，他们居住在他在城市和城镇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因此，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他开始审视商业领域和所有货币交易，视为一项专属于他自己的特权，并无情地利用它。

(d) 此时金融和贸易已完全被他垄断。他的暴政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开始反抗他的统治

(e) 犹太人开始显露其本性。他向各国政府献殷勤，阿谀奉承，用金钱进一步讨好自己，从而定期为自己争取一次再次享受剥削受害者的特权。

尽管公众对这位永远的奸商的愤怒爆发并将他赶了出去，但几年后他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并继续像以前一样。

(f) 随着国王和王子的权力越来越大，犹太人也悄悄地接近他们。不管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犹太人都能在几年内收回它，他靠着特权，甚至还能获得复利。

他真是个寄生虫他紧紧地依附在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身上，无法被移除，所以当王子们他们再次需要帮助，他们用自己的血液从他肿胀的血管中抽取血液。

(g) 王子们允许自己卷入犹太人的劳作，从而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垮台。他们在人民中的地位被缓慢但稳步地削弱，而不是不仅因为他们一直未能保护其臣民的利益，而且因为他们积极剥削他们。

犹太人准确地计算出王子们垮台的时间，并做了他的最好能加速这一进程。他通过阻碍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难。

每个宫廷都有“宫廷犹太人”，这是这场瘟疫的称呼，他们折磨无辜的受害者，直到他们陷入了绝望，而与此同时，他让王子们浪费在自己的享乐上。

(h) 在这个阶段，犹太人的世界开始发生转变。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就是说，犹太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把假装成别的什么东西看得那么重要，无论如何，他们与其他种族的区别特征并不容易被克服。

尽管宫廷圈子里发生了一些可耻的事情，但人们认识到本能地认为犹太人是他们自己肉体中的异物，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由一事实所决定。

但现在注定要发生改变。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主人的语言，他认为他现在可以较少强调他的犹太人身份，而更多地强调他的“德国血统”。虽然乍一看这似乎很荒谬，但他还是厚颜无耻地称他本人就是“条顿人”，在这里指的是德国人。试图用他的德语胡言乱语来销售掺假面粉。他始终是同一个犹太人。

在我所讨论的阶段，犹太人突然决定改变自己，原因在于变成德语并不难发现。他感到王子们的权力正在逐渐瓦解，因此他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社会他可以站在上面的木板。此外，他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支配地位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他认为，除非他充分享有“公民权利”。

他的目标既是保存，也是扩张；因为他爬得越高，他就越看到实现古老目标的前景，这是古代向他许诺的。即他现在以狂热的目光期待着世界统治，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它在手里掌握。

因此，他现在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正式的公民，拥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 因此，宫廷犹太人逐渐发展成为民主犹太人，但自然地，他仍然与上层人士交往，他甚至试图进一步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圈子。与此同时，他的种族的其他一些代表也在讨好民众。

如果我们记住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的罪行，多少个世纪以来，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剥削他们，他曾吸干他们的他们本质的最精髓，当我们进一步回忆起他们是如何逐渐开始恨他的时候并最终把他视为公众的祸害，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必须多么困难找到了这最后的转变；事实上，他一定竭尽全力才能对那些因他而血流成河的可怜受害者来自称是“人类的朋友”。

因此，犹太人开始公开弥补他所犯下的罪行过去的人们。他首先以人类“恩人”的身份出现，从而开始了自己的蜕变。他觉得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有多么深重这使他感到悲痛，为了帮助他们，他愿意做出何等的个人牺牲。

他以犹太人典型的天生谦逊向世界宣扬自己的美德，直到最后世界才真正开始相信他。那些拒绝分享这种信仰的人被认为对他不公平。因此，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扭曲事实，使人们认为是他自己总是被冤枉。实际上有一些特别愚蠢的人他不禁对这个可怜又不幸的犹太人感到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宣称准备采取个人行动，牺牲，犹太人永远不会因此而变得贫穷。他总能顺利地维持收支平衡。有时，他的仁慈可以比作没有撒在田里的肥料不仅仅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未来的成果。

无论如何，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世界就知道犹太人已经成为一名普通的慈善家。多么独特的转变！在其他人看来或多或少自然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惊讶，有时甚至钦佩，因为这在犹太人身上被认为是不寻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仁慈行为比普通人受到更多的赞誉。

犹太人突然变得自由了，开始热情地谈论必须鼓励人类进步。

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时代先驱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他继续破坏最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他收购了各种国家企业的股份，使后者成为证券交易所买卖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它更像是金融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从而毁掉了个人独资经营。最后，犹太人凭借其在证券交易所占据主导地位。他确保了，即使不是所有权，至少是控制国家的劳动能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努力消除种族和公民歧视，其迄今为止一直在各个方面阻碍着他的进步。

他以自己特有的坚韧不拔，为此目的，他倡导宗教宽容事业，并且共济会组织已经完全落入他的手中，他发现了一个宏伟的武器，帮助他达到目的。政府圈子以及政治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都倒台了，通过他对共济会网络的操纵，他们成为了他计划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自己甚至没有怀疑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人民本身，迄今为止一直逃脱犹太人的控制。至少，他的影响还没有深入到民众的更深更广的层面，这是令他不满意。因此，他的政策的最重要阶段是确保对人民的控制。因此，除了共济会之外，还必须获得另一种武器。这就是媒体。犹太人他竭尽全力和毅力才得到它。

通过媒体，他开始逐渐控制整个公共生活。他开始推动它沿着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道路前进，因为他现在处于创造和指挥这种力量的地位，这种力量，即人们所熟知的“舆论”

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表现出了渴望知识的神情。他赞扬进步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那些导致他人毁灭的阶段，因为他判断一切进步和发展都是从这些进步和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的角度出发的。当它没有给他带来这样的好处时，他就是启蒙的致命敌人，憎恨一切真正的文化。他在学校里获得所有知识，其他人则被他剥削，仅仅是为了服务他的种族。

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犹太“国籍”。尽管谈论‘启蒙’、‘进步’、‘自由’，“人性”等等，他首先关心的是维护自己民族的种族完整性。他偶尔会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赠予一位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但他的男性后代的血统始终保持纯洁。他毒害了其他人，但却保留了自己的血液，保持其纯洁。

为了掩饰他的伎俩，愚弄他的受害者，他宣称人人平等，无论他们的种族或肤色，傻子们就开始相信他了。

在漫画中，犹太人被刻意描绘成一个无害的小民族，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它也有其独特之处。这些漫画把犹太人描绘成本质上善良、正直的人，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通常会让他们看起来无关紧要，而不是危险。

在这一发展阶段，犹太人的主要目标是民主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议会制的最高霸权体现了他的民主理念。这个机构与他的宗旨最为协调，因为这样就消除了个人因素，并且取而代之的是愚蠢的大多数、低效率，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怯懦。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推翻君主制，而这必然会发生。

(j) 巨大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

手工艺逐渐消失，体力劳动者失去了谋生的机会独立自主，堕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工人，其基本特征是，他们很少处于在晚年能够独立生活。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他被“剥夺了继承权”。他的晚年生活实在是

悲惨至极，根本不能称之为人生。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迫切需要解决并找到了解决方案。

除了农民和工匠之外，一个新的阶级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官员和雇员，特别是在国家各项服务部门任职的官员和雇员。他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夺继承权”的阶层，但国家为这种承担起为被无法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的不健康的情况找到了补救办法。因此引入了养老金和退休金制度。

私营企业逐渐增多地效仿了这一做法，以至于今天永久性非体力劳动者在晚年可领取养老金，如果他所服务的公司是已达到或超出一定大小限制的。只有凭借向州政府官员提供的保证，他们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照顾年龄，发展出如此高度无私的奉献精神，这在战前是德国官员的显著特点之一。

国家和民族再次面临问题，但这一次更是如此全面。当新兴产业兴起并发展时，数百万人离开了到农村和村庄的大工厂去就业。

犹太化进程在我们人民中被允许影响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事实上，体力劳动不仅几乎得不到任何认可，甚至被认为有辱人格。

这不是德国人的自然态度。这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被外来因素所影响，而这个外来因素就是犹太人的精神，它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我们的手工艺曾经受到高度尊重，而所有的体力劳动却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

于是，一个新的、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诞生了，总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国家是否能够让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群体。

虽然我们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根本没有注意这个重大问题，而且漠然地让事情自然发展，犹太人意识到，情况为他提供了未来。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组织到了最高程度程度，他讨好他的政策和权力的受害者，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他们与自己斗争的领导者。

起初他利用资产阶级作为攻打封建秩序的攻城槌，现在他利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正如他在资产阶级，他现在希望通过加入工人阶级为争取他们自身的存在，他将能够获得他想要的掌握权。当那一刻到来时，工人们唯一要争取的目标就是犹太人。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他所反对的权力的统治之下。相信他在战斗。

犹太人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虚伪地向工人叩头假装对他和他的命运感到同情，甚至对他所遭受的痛苦和贫穷感到愤慨。

这就是犹太人努力赢得工人阶级信任的方式。他热衷于研究他们的各种艰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并努力激发工人改变生活条件的渴望。

马克思主义由此生焉。

犹太人巧妙地激发了雅利安人对社会正义的内在渴望，下一阶段是为消除社会错误，于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被发明出来了。通过把这一学说作为正义的社会权利辩护，犹太人更有效地宣传了它，但同时他激起了善良人民的反对，他们拒绝承认这些要求，因为它们所呈现的形式和伪哲学装饰，似乎从根本上不公正，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在纯粹的社会概念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些目的，具有撒旦的性质。

这些目标甚至被公开阐述，其清晰程度甚至无比无耻。这个马克思主义教义是人类理性与人类荒谬的不可分割的混合物，但这种结合是安排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只有荒谬的部分才能付诸实践，合理部分通过断然否定个人、国家及其种族的个人价值，宪法，这一学说摧毁了所有文明的根本基础，因为文明依赖于本质上就是这些因素。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正本质，就世界观这个词而言根本就不适用于这些从犯罪分子大脑中产生的幻影。

个性和种族概念的毁灭，消除了阻碍劣等分子，也就是犹太人，主宰社会团体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荒谬性，使得该理论具有其独特的意义。由于它的伪逻辑，聪明人拒绝支持它，而所有那些不太聪明的人习惯于运用智力，或者对经济只有基本概念的人原则，全心全意投身马克思主义事业。

由此产生了一个犹太人领导下的完全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运动。从表面上看，这场运动力求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奴役工人，从而消灭非犹太民族。

共济会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宣传，他们的和平主义教义麻痹了民族自我保护的本能，现在扩展到工人和资产阶级。几乎到处新闻媒体都在犹太人的手中。

除了上述两种瓦解工具外，还增加了第三种更残酷的工具，即组织暴力。

所有这些力量的联合活动都得到了奇妙的管理，而且不会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一直作为更或者说不那么传统的国家权威现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下崩溃。除极少数例外，

如果我要粗略地描述一下现在开始的实际斗争，我应该稍微描述一下：

（犹太人）不满足于经济上征服世界，而是要求它也必须屈服于犹太人通过政治控制，把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分成两部分，与这场斗争中要争取的最终目标在他的指导下相一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个独立的运动，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两个分支是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

工会运动必须聚集新兵。它为工人提供援助和保护。工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这是由许多工业家的贪婪和心胸狭隘引起的。因为有组织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说，国家并不关注他的需要。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

被自己的物质利益蒙蔽了双眼，反对这种工人的殊死斗争，并给他们设置最困难的障碍。

这个资产阶级不仅阻碍一切旨在缩短禁止非人性的长时间工作，禁止童工，为妇女提供安全和保护，改善工人阶级车间和住宅的卫生条件。但同时精明的犹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把受压迫者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逐渐成为工会运动的领袖，这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并不真心实意地寻求社会错误的补救措施；他只追求一个目标，即聚集和巩固一个追随者团体，他们将在他的指挥下作为武装破坏民族经济独立的经济战争武器。

虽然健全的社会政策必须实现双重目标，即确保体面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和福利。另一方面是维护另一方面，犹太人根本不考虑这两个目标。毁灭两者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宁愿毁灭而不是保护国家经济体系的独立性。

因此，作为工会运动的领袖，他毫无顾忌地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超出了运动宣称的目的，而且无法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

另一方面，他无意看到人口健康强壮地发展；他会更愿意看到人们堕落成没有思想的群体，而这种群体可能会被完全隶属。因为这是他的最终目标，所以他可以提出最荒谬的主张。他很清楚，这些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实际上他们可以改变事态，但他们只在群众中激起不安情绪。这正是他希望这种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诚实的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

犹太人是这门艺术的大师，他的活动不受任何道德考虑的阻碍。当然，他把工会运动变成了成为一个实施暴力的组织。与此同时，政治组织也在进步。它与工会配合，因为后者为群众的政治组织做好了准备。这也是政治组织维持其权力所需的资金来源。

在一家出版了适合最无知的读者水平的读物的报刊上，政治和工会组织有一个工具，可以发动一场无情的毁灭运动。

正是这些媒体，首先进行狂热的诽谤运动，努力推翻一切可能被视为民族独立、文化地位和经济自给自足。它特别针对那些拒绝遵守犹太教规的有品格的人进行攻击。

他用什么手段来打败这种自以为正直的人，这不是光荣的斗争，而是谎言和诽谤。他会不择手段。他的行为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果在我们的人民的想象中，撒旦，作为一切邪恶的化身，具有犹太人的形式和特征，以至于人们真的不会惊讶。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内在性格一无所知，缺乏本能以及我们上层阶级所展现出的洞察力，是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很容易成为犹太人系统性谎言运动的牺牲品。

渐渐地，犹太人手中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变成了正派人的眼中像噩梦一样。人们开始在这个可怕的敌人面前畏缩，从而成为他的受害者。

(k) 犹太人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有把握了，他不仅可以负担得起再次称自己为犹太人，他甚至自由而公开地承认他的种族和政治问题。

一部分犹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外来民族，但即使在这里，也有另一部分谬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让世界其他国家相信犹太人将满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在其中居住的意图。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的中央组织和作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能被任何其他国家控制。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为被发现的骗子提供庇护，同时也是培训其他骗子。作为他们信心和安全感不断增强的标志，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而无耻地宣称其犹太国籍，而另一部分则虚伪地假装视情况而定，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

犹太人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破坏被征服民族的种族基础。

他系统地毁掉女孩和妇女，力图打破种族之间的最后障碍。

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种族纯粹和种族意识，它就永远不会被犹太人征服。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民族的主人，除非他们是混血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有计划地努力降低一个民族的种族素质，通过永久的污染该民族的各个个体的血液。

在政治上，他致力于让国家放弃其生存，因为他破坏了民族抵抗和防御的基础，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辱骂过去和历史，一切真正伟大的事情都落入了下水道。

在经济方面，他通过系统性的破坏手段来破坏国家社会企业，直到它们变得过于昂贵，以至于它们被从国家手中夺走，受到犹太金融的控制。

在文化方面，他的活动包括毒害艺术、文学和戏剧，自然情感被蔑视，颠覆了一切崇高、美丽、有价值 and 善良，最终把人民拖入自己低劣的心态水平。

他嘲笑宗教。道德和正派被描述为过时的偏见，因此，为了破坏民主的最后基础，进行了系统性的攻击。

(1) 现在开始了伟大的和最后的革命。犹太人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他抛弃了所有的伪装。从民主的犹太人、人民的犹太人，出现了渴望鲜血的暴君。

在几年的时间里，他试图消灭所有代表民族知识分子，这样就剥夺了人民的天然知识领袖。最终的后果不仅仅是人民在统治下失去一切自由。受害者的死亡随之而来，或早或晚都会被吸血鬼所取代。

对上面的(a)到(1)，《纪要》里的叙述更简练，直白，深刻。读者们可以自己去看。

三， 民主的危害

早先说到了国家的本质，接下来就该说政体。

希特勒一贯被“主流宣传工具”声称做独裁者。但是，可以看出来：他对民主制度的危害所知甚多。

当今西欧实行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身。事实上，后者如果没有前者，这是不可想象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害虫的细菌得以生长和传播。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并让我认真思考的是代表机构明显缺乏个人责任。

议会通过一些法案或法令，这些法案或法令可能具有最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却无人承担责任。

议会制度吸引的是獾型的人，他们避开光明。任何正直的人，任何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的人都会鄙视这样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民主已经成为这个种族手中的工具，因为它的秘密目的，它必须避开光明，因为它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只有犹太人可以赞扬一个和他本人一样腐败、虚假的机构。

难道不是每一个经纪人都渴望“玩弄政治”，因为最终责任永远不会落在他个人身上，而是落在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匿名群众身上。这样的平庸之辈甚至不必担心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责任。他不需要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无论他的决定结果如何，“政治家”的结局已经注定了——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离开，为具有相似心智水平的其他人留出空间。

对他来说政治活动的本质在于他英勇地奋斗以保住这份闲职，作为他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来源。他的妻子和孩子越依赖他，他就会越顽固地争取为自己争取议会选区的代表权。因此，任何表现出政治能力的人都是他的敌人。

他们排成一长队，痛苦而悲伤地数着前面的人数，计算着时间，他们终于可以上前了。每次他们心中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他们感激每一次丑闻导致排队中排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候选人被淘汰。

如果有人办公室的凳子上坐得太久，他们会认为这几乎违反了神圣的他们彼此团结，相互理解。他们变得愤怒，直到那一刻才罢休。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升到最高层。如果彼得今天是老板，那么保罗为什么不是呢？明天？民主的发明与一个特殊现象密切相关，这种现象最近蔓延到有害的程度，即我们大部分所谓的政治领袖。每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他们总是幸运地能够隐藏在所谓的多数的背后。

真正的领导者会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如果命运真的成功地把这样的人进入那个位置。一旦认识到这种领导人的优秀品质，结果将是建立联合阵线将会

组织起来反对他，特别是如果那个领导人，虽然不是来自他们的队伍，却敢于挤进选民的圈子。

每一件事情上的讨价还价是西方民主的典型，随后的结果与所应用的原则。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替换的间隔逐渐变短，最后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接力赛。随着每次改变，该政治家的素质不断下降，最后只剩下小规模议员。

在这些人身上，政治家的品质是根据其机敏程度来衡量和评价的他们用这些手段拼凑起一个又一个的联盟，换句话说，他们的狡猾之处在于操纵最微不足道的政治交易，

选举的方式，对于每个正确估计政治群众的智慧，很容易看出，这还不够发达，不足以使他们形成自己做出一般的政治判断，或者选出能够胜任的人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

议会制民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五百人，其中，最近，妇女也被选入议会，被赋予对任何事物作出最终判决的权力。

实际上，他们才是管理机构；因为，尽管他们可以任命内阁，但表面上看来，这个内阁似乎在指导国家事务，但这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所谓的政府不能违背议会的同意做任何事情。它永远不能被要求承担责任，因为决定权不属于内阁，而是属于议会多数。内阁永远只是多数意志的执行者。其政治能力，可以只能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适应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说服大多数人同意其提议，但这意味着它必须从真正的统治权力，变成就如同乞丐必须乞求大多数人的青睐一样。

这五百名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能力，结果整个组合脱节，有时呈现出相当可悲的画面。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些被选中的人，国家的代表，都是精英或者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我希望没有人会愚蠢到假装报纸上可以出现数百位政治家被毫无智慧的选民放入投票箱。荒谬的想法是，天才诞生于普选权。

让我们忽略这些代表的智力素质，并问一问，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如果我们考虑到必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属于最多样化和多样化的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意识到治理是多么低效的制度。必须将决策权委托给群众大会，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必须处理的问题。

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提交给一个法庭，其中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成员学习过经济学基础知识。这意味着最终决定权归属于那些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准备训练的人，无法做出决定关于所讨论的问题。

所有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都是无知和无能的人决定每项措施的人，因为机构的组成没有变化，而要处理的问题涉及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需要由不断变化的代表机构来权衡和解决。

认为交通问题由同一批人来决定，和比如说，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除非他们每个人都是全能天才，但一个世纪内几乎只会出现一位天才。

他们心胸狭隘，自负傲慢，是最糟糕的半受过教育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在讨论和决定时表现出如此惊人的轻率。对国家未来生存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在这种氛围更适合在牌桌上玩。

没有人有勇气说：“先生们，恐怕我们不知道我们谈论是什么”。

对比君主制。

显然，君主制原则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取决于除非上天注定要把王冠戴在像腓特烈大帝，或者像威廉一世那样的睿智之人。这种情况可能几百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几乎不会再频繁发生。

君主制的理想优先于君主本人，因为制度的意义必须在于制度本身。因此，君主可以算作那些有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也不过是他是机器中的一个轮子，因此他有义务对它尽职尽责。他必须适应实现崇高的目标，真正的“君主主义者”并不是允许佩戴王权就可以以王权的名义犯下罪行，但他可以阻止这一切。

国家权威不能建立在议会或地方议会中关于保护国家的法律的喋喋不休，或根据法院的判决来吓唬那些胆敢否认国家权力的人，而只能依靠管理和行政部门的普遍信任。这种信心，恰恰是坚定不移的内心信念的结果，即一个国家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是受到无私和诚实善意的启发，法律精神与人们的道德信念完全一致的感觉。

民主到底是什么？看《纪要》。

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集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

民主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祸乱世界用的！！！！

迄今为止，对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必须不能使战争产生领土侵占性质的结果：故我们可以发动经济上的全面战争，这样所有的国家都会看到我们在给予他们资助时所展现的主导实力与地位。这种状态将使双方受我们的国际

事务计划的支配：我们的计划吸引了数百万双眼睛的关注，并不受任何限制与阻挠，畅行无阻。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权利，将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各国民族权利，并会恰恰像这些国家的民法统治他们的民众一样统治这些国家。

由于我们那些无知盲目的代理人摇旗呐喊，「自由、平等，博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一直以来，这些口号是滋生于非犹太人的蛀虫。其所到之处，终结了当地的和平、安宁和团结，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政权基础。这一切你们以后会明白，将帮助我们大获全胜：给予我们一个可能，将王牌握在我们的手中——摧毁那些特权阶级。换言之，消灭那些非犹太国家中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那些国家中唯一能够抵抗我们的力量。一旦摧毁了这些非犹太国家的世袭贵族阶层，我们就能够建立由金钱为主导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贵族阶层。这一新贵族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的长老手中。

自由主义产生了宪政国家。这些国家取代了非犹太人的唯一保镖——即专制主义。而宪政除了是一个大杂烩——误解、争吵、异议、无用的党派挑衅，攻击的杂烩外甚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消耗国家力量的聚合体。这些「夸夸其谈」者的讲坛，一点也不比媒体差，已经不遗余力地将统治者们谴责得无能又无力，并因而使他们显得无用又多余。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国家君王们被废黜而实行共和体制的原因。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用一个临时政府替换了原来的统治者。用一个从暴民中选出来，从我们的傀儡、奴隶中选出来的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就是我们埋在非犹太人民中的地雷。我更愿意说，是埋在非犹太各民族中的地雷。

一个民族将其置于自命不凡者的手中，将自己带入由政党分裂而导致的毁灭之途。而政党之争是由于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并由此带来的骚乱而引起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大众可能心平气和、毫无嫉妒之心地作出公正判断吗？可能由大众毫无私心杂念地处理国家事务吗？这决不可能。任何计划会因暴民有众多首领而四分五裂，因而将丧失一致性，于是也变得难以实行。

对于那些有健全逻辑思维的人士而言，难道能够希望通过合理商议和辩论来指导大众吗？大众与理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往往会提出各种反对或对立的意见，尤其是当这些反对意见对大众有利的时候。尽管这些异议或反对愚蠢而荒谬。群众或某一群体中的成员往往只是被卑微的激情、不值一提的信仰和传统、或情感用事的公理所引导。这会妨碍任何一致意见的达成，即使是在一个很完美的合理辩论基础之上。要想成功地驾驭大众也在于机遇，或多数压倒少数的基础之上。少数人往往不顾各种政治隐秘而提出一些荒谬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后果。

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在必需的时候，人们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这种理想，用此种理想作为诱饵去吸引大众追随一党，去粉碎执政党的权力。如果对手本身就深受自由这种观念——也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这项任务就会变得很容易了。为了一种理想，他们愿意交出部分权力。这就是我们理论的大获全胜之处；被削弱了的政府统治之缰，立刻，通过自然规律，被一只新手掌控，因为愚民不可一日无君。新权力只是替代了已被自由主义削弱了的旧政权。

为了激起追逐权力者滥用权力，我们塑造了互相对立的各方势力，粉碎他们朝向独立的自由倾向。为了达此目的，我们激起了各种形式的冒险精神，武装了所有的政党，为每一种野心树立权威作为目标。在这些政府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竞技场，各种混乱的、令人迷惑的议题在此辩论。而混乱与破产却是普遍的。

那些不知疲倦的喋喋不休，已经使议会和政府的诸多会议变成了口才表演比赛。厚颜无耻的记者和传单小报发放者每天扑向执政的官员。权力的滥用将是使所有机构走向覆亡的最后助推器。在疯狂的暴民打击下，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在我们的时代，替代那些自由统治者权力的是金钱的权力。忠诚才使时间有意义。只冥思无行动无法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实行人民自治仅能短期维持，之后将演变为乌合之众。自那时起人们将陷入自相残杀，阶级冲突，在混乱中政权轰然倒塌，权威化为灰烬。

无论一个政权因内乱而衰竭，还是因内乱招来外敌并受治于其——无论如何，它都可被视为不可挽回地失守了：它现在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下了。完全掌控于我们之手的金钱专政，向它伸出了一根稻草，无论情愿与否，它必须接纳：如果不愿意，它将万劫不复。

四，德国的出路

德国人口每年的增长几乎有九十万。提供食物的困难逐年增长，最终导致灾难，除非有方法和手段可以预防苦难和饥饿的危险。

有四种方法可以预防这种可怕的灾难：

(1) 可以采取步骤和人为地限制出生数量，从而避免人口过剩。

在某些种族中，她会用一种既残酷又明智的方法。她不会阻止生殖能力本身；但这样的除了最强壮和最健康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被迫退回到未知。凡是能熬过这些艰难困苦的东西，都经过了考验和千倍地硬化。大自然保存了这个

种族和物种，并把它提升到最高程度。因此，人数的减少意味着个人力量的增强而这最终意味着物种的振兴。

当人类自己开始进行数量限制时，情况就不同了。尽管他已经成功地限制了数量，但他的体系却导致个人素质的下降，因为，一旦生育能力受到阻碍，生育数量减少，人类后代的种子就被种下了，而这些种子将变得越来越虚弱。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只要自然的意志被蔑视。如果这项政策得以实施，最终的结果永远是这样的民族最终会在这个地球上终结自己的存在；

任何旨在通过限制生育率来确保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政策剥夺了它的未来。

够直白。

（2）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内部殖民。

土壤生产力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但不是无限制的。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地球上仍有大片土地未开垦。那些空间只等待着犁头的耕耘，大自然肯定没有设定这些领土作为任何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专属财产，保留给未来。这样的土地等待着那些有能力获得它并勤奋耕种的人它。

大自然不分政治边界。她首先在这个星球上建立生命，然后观察力量的自由发挥。那些表现出最大勇气和勤奋的人是离她最近的孩子心，他们将被赋予生存的主权。

如果一个国家只局限于“内部殖民”，而其他种族却在不断增加其领土遍布全球，该国将在其他国家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被迫限制其人口数量，这种情况最终必定会出现，而且很快就会出现，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领土很小。现在不幸的是，最好的国家——或者说，更确切地说，唯一真正有文化的民族，同时也是人类进步——在盲目的和平主义中，决定不去获得新的领土并满足于“内部殖民化”。与此同时，素质较差的国家也成功地占领了大片土地，并开始殖民。这种状况的最终结果是，文化优越但智力较差的种族无情的将被迫限制其增长，因为没有足够的领土来支持人口，而文明程度较低的种族由于其领土辽阔，人口可以无限增长。

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世界终有一天，人类中有些部分在文化上比较低下，但是却更加活跃、更有活力。

将来，虽然还很遥远，但终有一天，我们只能选择两种方式：要么世界将按照我们现代的民主观念来统治，然后每一个决定都将支持人数较多的种族。否则世界将受自然法则的支配。然后那些意志更残暴的国家将获得胜利，他们不会是那些实行自我否定的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成为可怕的生存斗争的舞台。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内部殖民”的口号是致命的，因为它鼓励人们相信我们发现了一种符合我们与生俱来的和平主义的方法，它将使我们过着昏昏欲睡的生活来维持生计。

一旦这种教义被我们的人民认真对待，就意味着为自己赢得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一切努力的终结。如果普通德国人曾经相信，通过这项措施，他有机会确保他的生计，保证他的未来，任何试图采取积极的、因而有利可图的为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而做出的努力将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家同意这种态度，那么任何真正有用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被视为葬于我们心中，与德国人民未来的一切希望同在。

只剩下两条路可以保证不断增长的人口有面包吃。

(3) 有可能考虑获取新的领土，其中一部分日益增长的每年都可以稳定人口，从而使国家保持自给自足的地位支持。

(4) 我们的工商业本来可以这样组织起来，确保从而能够通过增加出口，在国外市场所获得的利润来支持我们的人民。

最终，第二种方案被采纳。更为合理的方案是但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我们目前的许多弊端完全源于城市和农村人口。坚实的小农户基础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可以对抗当今流行的社会疾病。

许多当代欧洲国家所拥有的欧洲领土是荒谬的。与它们的殖民地、对外贸易等巨大的负担相比，这些负担微不足道。可以说，他们在欧洲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世界各地处于金字塔的底部。与美国不同，美国以美洲大陆为基地，只能通过其顶点才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无与伦比的内在力量才得以诞生。而相反的情况则是造成大多数欧洲殖民国家衰弱的原因。

不能拿英国来反驳这一论断，因为面对英帝国，人们倾向于忽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本身的存在。英国的地位无法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因为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

因此，德国实施健全的领土政策的唯一可能性是扩张，目的在于获得欧洲本土的新领土。殖民地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它们不适合欧洲人大规模定居。在十九世纪，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这样的殖民地。

因此，任何此类殖民扩张的尝试都意味着庞大的军事，更为实际的做法是进行军事斗争，以争取新的在欧洲的领土，而不是为了获取海外财产而发动战争。

如果要在欧洲获取新的领土，那么主要代价可能是俄罗斯的损失，

关于第四个，即工业和世界贸易、海军力量和殖民地。

领土扩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常要延续几个世纪。然而，这一事实是其内部力量；因为它不是通过突然爆发的热情才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一个与工业进步截然不同的渐进而持久的增长过程。这种发展当然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实现。然而，这样取得的结果并不是持久的，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脆弱的东西。快速建造一支舰队比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即用农民和建立农庄，但前者也比后者更快地被摧毁。

在采取这样的方针时，德国一定知道，如果继续这样做，必然意味着战争迟早会到来。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友谊和坚持不懈的和平意愿可以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功“国家之间的友好竞争”，无需为之而战。

一旦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英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必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快抛弃奥地利。到本世纪末，与奥地利的联盟从各方面来看都已成为一种荒谬之举观点，但没有人想到与俄罗斯结盟对抗英国，就像没有人想到与俄罗斯结盟对抗英国一样考虑让英国成为对抗俄罗斯的盟友，因为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地一直存在战争，而避免战争正是制定商业和工业政策的原因。

人们认为，通过商业手段和平征服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这将永久取代武力政策。然而，偶尔也会有人对这一原则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尤其是当一些英国时不时发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舰队的建造并不是为了攻击或消灭英国，而只是为了捍卫上述世界和平的理念，也捍卫征服的原则：用‘和平’的方式对待世界。因此，这支舰队被限制在比英国舰队弱的范围内，不仅因为不仅要考虑舰船的数量和吨位还要考虑其装备，其目的是提供和平意图的新证据。

关于通过商业手段和平征服世界的讨论可能是这些完全无意义的东西。当英国被指出是典型例子时，这种胡说八道就变得更加愚蠢了。事实上，英国应该被视为反对和平征服世界的理论。没有一个国家为其比英国更残酷地用武力进行商业征服，没有其他国家像英国一样更加无情地捍卫这些征服成果。

如果我们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人们会把这种荒谬的通过商业渗透来和平征服世界的想法，并问它是如何实现的有可能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一个国家目标，我们会发现这些其根源在于德国政治思想的普遍病态。

德国技术科学的胜利进步和德国的工业和商业让我们忘记了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成功的先决条件。相反，某些圈子甚至宣扬国家应有其这些现象的存在；它首先是一个经济机构，应该按照经济利益构成。因此，有人认为，国家依赖于经济结构。这种情况被视为最健全、最正常的，并受到推崇。

现在，事实是，国家本身与一定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概念。它不是来自双方之间达成的契约。缔约方在一定划定的领土内，为实现经济目的而进行的贸易。国家是由具有相似的物质和精神性质的生物组成的共同体，组织起来以确保其同类。国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也唯有在此。

经济活动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许多辅助手段之一目标。但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起源或目的，除非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虚假和非自然的基础之上的。

仅此一点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某个划定的领土作为其基础的条件。这一条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成为必要先决条件：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和保障亲属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自己的劳动，继续进行生存的斗争。

五，外交

俄罗斯国家本身并不是斯拉夫人建立宪法的结果，而是一个日耳曼元素在政治建设中发挥的出色作用的典范。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依靠日耳曼统治阶级的核心生活，但今天这个核心实际上已被消灭。犹太人已取而代之。

正如俄罗斯人不可能独自摆脱犹太人的束缚一样，犹太人不可能长期维持这个强大的国家。他自己绝不是一个组织元素，而是一个腐烂的发酵物。这东方庞大帝国的解体已经到来，犹太人在俄罗斯的统治也将结束。这也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俄罗斯的现任统治者是满身血迹的罪犯，我们人类的渣滓在悲剧时刻的环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占领了伟大的国家，并出于嗜血的欲望，杀害并消灭了数百万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近十年来，他们一直用野蛮的暴政进行统治，从未被人知道过。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统治者属于一个充满最野蛮残忍的民族有能力巧妙地撒谎，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己被要求将其血腥的专制统治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在俄罗斯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国际犹太人并不将国视为盟友，但也将其视为与俄罗斯面临同样命运的国家。

人们不会与一个唯一目的是毁灭其合作伙伴的伙伴结成联盟。最重要的是，人们不会与那些不遵守条约的人结盟，因为他们不是真理和荣誉的捍卫者，而是谎言和欺骗的主角，偷窃、掠夺和抢劫。认为自己可以与寄生虫签订条约的人就像一棵树相信自己可以与以它为食的槲寄生做一笔交易。

我坦率地承认，在战争之前，我认为如果德国放弃她毫无意义的殖民政策和海军政策，并与英国结盟反对俄罗斯。这样，德国就会放弃其软弱的世界政策，转而采取坚定的欧洲政策。目的是获取欧洲大陆的新领土。

德国关于和英国联合的政策，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办不到的。

英国这样一个位于欧洲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统治者之下，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三百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

大陆建立势力平衡，绝不允许一家独大。为了这个目的，英国搅合过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开过战，打败过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对俄国打过克里米亚战争。1871年德国打败法国，实现统一以后，德国成了毫无疑问的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即使德国没有后来的扩充海军，还有和英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英国对德国的戒备也是必然的。英国和德国的同盟绝无可能。

1941年赫斯飞到英国，声称希特勒一直有意愿和英国和谈，这很像是实话。

我不会忘记泛斯拉夫俄罗斯对德国不断发出的傲慢威胁。我不会忘记忘记那些持续不断的动员演习吧，其唯一目的就是激怒德国。我无法忘记战前俄国舆论的基调，它充满了仇恨——煽动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帝国，我也不能忘记俄罗斯的大型媒体对法国总是比对我们更有利。

然而，尽管如此，战前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我们可能会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并反对英国。

至于“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并反对英国”，尚有一线希望，但是那需要德国从很久以前就把事情做对，不能犯下后来的种种错误。

德国和俄国的联盟关系，开始在俾斯麦在1873年组成的“三皇同盟”。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守王朝的团结。德、俄、奥宣称要合作镇压各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但是就德国来说，目的在于平衡和制约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俄、奥均觊觎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俄国在泛斯拉夫主义及传统扩张主义驱使下，对巴尔干采用冒险政策。单纯的恐惧感使奥匈帝国也持同样的态度。德国虽与俄、奥保守王朝联盟，事实上那两个盟国互相敌对。

三皇同盟规定，任何签约国一旦与第四国开战，如英或法，其他两国将保持中立。如此一来德国便可免于两面作战，俄国可免于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联盟（英、法、奥）再次出现，而德国保卫奥地利对抗侵略的承诺也维持不变。奥国则至少在条约上受限无法反俄。抗拒俄国向巴尔干侵略的大任便转移到英国。

当时英国把俄国看做敌人，英国认为在海外的利益遭到俄国的两面夹攻，一面是对君士坦丁堡而来。英国相信：俄国一旦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会主宰东地中海及近东，继而威胁到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另一面是经过中亚逼向印度。这一考虑倒是正合乎奥地利的愿望。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越来越大。君主制国家，如俄国和奥地利尚且大受民意影响。1885年保加利亚建国，俄国大为恼火。亚历山大三世在1887年拒绝延长三皇同盟。俾斯麦又用了一招，就是德俄再保险条约。德、俄相互保证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罗斯攻击奥地利，否则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将保持中立。这个条约向俄国保证，德国虽然保护奥匈帝国的完整，但不会协助其扩张以致牺牲俄国的利益。

1888年威廉二世登位，1890年把专权的俾斯麦撤职，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三年的建议。这是把德国导向战争的第一步。他一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最看重的。二是宁愿与英国结盟，所以把再保险条约看成障碍。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

既然德国化友为敌，俄国就必须另找盟友，就是法国。1891年俄法签订友好协约。协约里明确规定法国在俄英发生任何殖民冲突时，要给予俄国外交支持。1894年两国签署军事协定，开始单独以德国为目标。

这时候德国如果还要和俄国联合，除了要来个外交上的大转弯：抛弃奥地利以外，和法国的关系更难缓和。因为要收回阿尔萨斯洛林是法国的民意所向。要说和德国联合，法国第三共和国里那些平均寿命只有半年的政府，绝没胆子执行如此富有争议性的政策。

到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的冲突在摩洛哥和埃及，和俄国的冲突在中亚。这些在殖民地上冲突比起在欧洲的全面战争，只算是有限的。接着，英国因为对德国称霸欧洲的强烈怀疑，用双边和谈分别解决了殖民地的划分问题，再接着，三国协约就来了。

德国和英国联盟不成，只有拉拢奥地利了。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以后，弗朗兹约瑟夫老皇帝本来想不多生是非，德国却偏偏开出了无保留支持的空白支票。奥地利为了不浪费这天降横财，鼓起勇气对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六，宣传

下面这些关于宣传的理论，在今天也一点不过时。

宣传是一种手段，因此，必须根据其目的来判断。它必须以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很明显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因一般必要性、必要性、宣传的内在特征也必须相应变化。

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应该针对谁？是面向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是面向未受过教育的大众？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不是为了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要求科学启示。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舆论”，它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源于个人经历或个人见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向公众呈现公共事务的方式。

宣传与科学的关系并不大，就如同广告海报与艺术的关系一样

宣传的目的宣传的目的不是对个人进行科学指导，而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某些事实、事件、紧急需要等等，这些的重要性可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群众在这里，宣传的艺术在于把问题如此清楚、有力地呈现在人们的头脑中。让人们对某一事实的真实性、某一事物的必要性形成普遍的信念。

它必须诉诸公众的感受，而不是他们的推理能力。群众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理解能力也很薄弱。另一方面，他们很快就会忘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限于一些基本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必须尽可能地用刻板的公式来表达。这些口号应该不断重复，直到最后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已经提出了。如果忘记了这一原则，如果试图抽象和总的来说，宣传将变得无效，因为公众将无法消化或保留以这种方式向他们提供什么。

宣传的目的不是试图对相互冲突的力量做出判断，给予每一项力量应有的地位，而是仅仅是为了强调我们所主张的权利。

宣传不得客观调查真相，只要它有利于一方面，按照正义的理论规则来呈现它，但它必须只呈现正义的这一方面。

政治教育中最有效的部分，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的是“宣传”这个词是媒体所玩弄的。报刊是政治“启蒙”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手段。它代表着成人学校。然而，这种教育活动并不由国家掌控，而是由部分权力的魔爪，其性质十分低劣。

国家内部危险的“大国”在公众中产生某种信念——甚至公众的真正意愿和信念被彻底误解。媒体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一些荒谬的琐事变成了国家重要性，而重大问题则被完全忽视或搁置和隐藏起来公众的关注。

理想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确定的精神基础，无论真假，都不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暴力之后被摧毁。除非有一个条件，即这种武力的使用是为了燃烧着新的火焰的新理想或世界观。仅靠武力，没有基于精神理念的道德支持，永远无法带来摧毁一个理想，或者阻止它的传播，除非一个人准备好并且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个理想的最后拥护者，并消灭它所蕴含的任何传统。

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一个国家排除在外，要么暂时或永远地脱离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圈，但经验表明还表明，这种血腥的灭绝方法影响了人口中较好的阶层在迫害之下。事实上，任何没有精神动机支持的迫害都是道德上不公正的，并引起了民众中优秀分子的反对，以至于这些人被驱使越来越多地捍卫那些受到不公正迫害的思想。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源于他们反对一切压制的企图。

因此，要彻底摧毁一种新的学说，只有通过一项宏大的计划，灭绝；但这最终意味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一些最优秀的血液的流失。国家随后得到报应，因为这种内部的、彻底的清理带来了国家力量的崩溃。

事实上，几乎所有试图消灭一种教义的行动，如果没有某种精神上的攻击它的基础，并消灭它所建立的所有组织，导致了许多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原因如下：当使用武力来打击一种理论的传播时，必须使用这种武力系统地、持续地进行。这意味着成功镇压教义的真正意义只在于坚持不懈地、统一地应用所选的方法。一旦出现犹豫，容忍与使用武力交替出现，这些措施所针对的理论不仅会恢复力量，而且每一个连续的迫害将带来新的追随者。旧信徒会变得更加怨恨，他们的忠诚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

这种坚持无非是明确的精神信念的产物。每一个没有精神后盾的武力永远是优柔寡断、不确定的。

如果使用武力对抗精神力量，那么这种武力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一种防御手段：它的持有者并不是新的精神教义的拥护者和使徒。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对抗世界观的尝试，如果斗争不能采取进攻的形式，那么武力最终将是徒劳的

只有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物质力量才能持续不断地残酷地实施，最终将扭转局势。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迄今已经失败。这也是俾斯麦的社会主义立法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次进攻背后没有足够的精神动机，俾斯麦才被迫将他的社会主义立法措施的执行权移交给审判和那些圈子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产物的认可。因此，当铁血宰相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交给善意资产阶级民主，他让山羊去照看花园。

上面的（一）到（六），已经把“希特勒思想”做了概括。

下面，来研究一下希特勒在历史上的作用。

下面是一封1871年8月15日光明会大师艾伯特·派克写给吉斯帕·马志尼（黑手党的创立者）的信件，是关于试图通过三次世界大战来接管世界的一个阴谋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必须达成的目标是：光明会必须推翻俄罗斯沙皇的权力，并在那个国家建立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堡垒。由光明会的‘代理人’（间谍）利用大不列颠和日耳曼帝国之间的分歧，挑起分争来引发这场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共产主义将被建立，并使它成为破坏其它政府和削弱宗教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达成的目标是：必须利用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党派之间的分歧挑起分争，引发这场战争来摧毁纳粹主义，而让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强壮，足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人的主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际共产主义必须巩固到足以抗衡基督教世界，接下来我们必须抑制和控制它，直到最终我们认为它应该变革之时。”

“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须达成的目标是：必须由‘光明会’的‘代理人’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党派和伊斯兰世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挑起分争并引发这场战争，这个战争必须以犹太复国主义党派（以色列国）和穆斯林（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相互消灭对方的方式去进行。同时，其他国家，将再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这迫使它们倾注其身、心、灵，并以经济崩溃为代价决一死战……我们将释放虚无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并且我们将激起一种巨大而可怕的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惊骇之处明白无疑地上演在那些完全的无神论国家，那是最原始野蛮和最血腥的混乱。

然后在每一个地方，有少数公民，为保护自己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起革命，希望消灭文明的毁灭者、和大量的幻想破灭的基督教信众，那些失去了方向和指南的，渴求一个完美理想，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进行崇拜的自然神论者，将愿意接受真光，普遍呈现的路西佛的纯洁学说，最终带入到公众的视野。这一表现是由普遍的抵抗运动促成，接下来就是基督宗教和无神论彼此摧毁，双方同时消灭。”

光明会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设计，完全实现了。

希特勒的成就完全在光明会的设计里：

1. 消灭犹太人里已经和欧洲融合的那一部分，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了整个犹太种族。

2. 进攻苏联。让犹太人用这个机会利用美国英国的物资支持苏联，最后促成了苏联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占领了大片东欧。

3. 造成德国的军事失败。这和小罗斯福用尽阴谋诡计把美国拖进战争，都是犹太人阴谋的重要一环。

德国的资源不够，而且手伸不到美洲。只有造成德国让位给美国，才能做到让美国 and 苏联一起造成世界的分裂和混乱，除了用军事，经济，输出文化等等手段，更重要的是用输出意识形态，包括“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破坏各个国家的民族性、政体、传统文化、社会稳定。这给光明会的根本目标：建立对全世界的黑暗统治，打好了一个重要阶段。

至于对更详细的，从战后起直到现代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只要能从犹太人的阴谋这个高度去看，其真正的意义都显而易见。

关于希特勒的反犹运动的真正意义，看《纪要》。

现在，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

那么，希特勒的性质，就有了两种可能。

1. 他是一个反抗犹太人阴谋的战士。但是他做的事情都在犹太人的控制里，他在不知不觉里成了棋子。

2. 他是一个骗子，忠实地完成了犹太人主子的指示。在《我的奋斗》里的对犹太人阴谋的揭露，是真话假用，是他为了争取群众信任才说的。

注：

1. 在贫道的 git 空间里，“政治题材”下面的“参考资料”目录里有：

《錫安長老會紀要》和一些有关材料，这个纪要有至少两个中文本，其中一个翻译得差，这里的是翻译得好的那个。

英文的《我的奋斗》（战俘营版）。

贫道用 google 翻译把《我的奋斗》（战俘营版）翻译出来的中文版，

还有一个给大家做对照的，被无耻地删改过的《我的奋斗》版本。

2. 可以参考：

“我的奋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7%9A%84%E5%A5%8B%E6%96%97>

“鲁道夫·赫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2%81%E9%81%93%E5%A4%AB%C2%B7%E8%B5%AB%E6%96%AF>

既然“当时赫斯的脖子上有绳索多次缠绕过的迹象，勒痕呈平行状”，那么明显地，有人把他勒死以后，把现场伪造成了自杀。至于是什么人要杀他？也很明显。